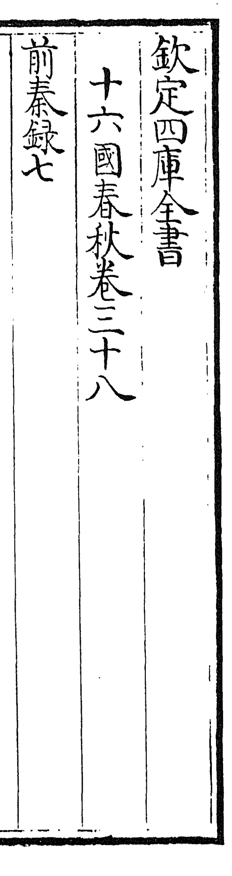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八

前秦録七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群臣於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若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為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

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尚書郎周𠋫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臣亦為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𠋫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𠋫世荷

晉恩豈敢忘之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勑於朔方之北勑加考楚不食而卒歛巳經旬堅復剖棺臨視勑屍倐忽迴眄鬢髮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眄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為司徒固辭不受

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狂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

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皇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節為使者發幽州并冀民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

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臣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於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將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

千西伐龜兹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虚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晉桓冲使揚威將軍孫縳擊荆州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襄陽百姓六百餘戸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守

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歸於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群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計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

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稽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

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虚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

犯歲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若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言利害廷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内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

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强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使長為國家之憂哉

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遊

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

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强小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

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悦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鋭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絶之堅曰帝王歴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

東南公何不乘間為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為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為勞身于馳騎倦口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

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罸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

舉耳使流度衣冠之冑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
銓才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遠
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鋭遣使者奉尺書于前
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其不庭伐之未晚
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紹
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
亦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
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

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荳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狂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為秦亡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覊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䭾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寺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上林竹死洛陽

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將軍桓沖帥
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
石虔振威將軍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執偽將軍䰟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
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内史胡彬攻下蔡廣陵
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
陽拔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
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

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虬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鄾城一作武當俘掠二千戶使劉牢之守鄾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叡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為前鋒進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虬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屢寇王境

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以待之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户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

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

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暐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為前鋒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眾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賴融等兵三十萬先至頼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没兵勢既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壽陽一作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軍王太邱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

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衆軍掎擒賊帥堅大悦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

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赴融于壽春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以强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廣陵相劉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列陳以待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時驃騎

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逼淮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軍亂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

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軍遂大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若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朱序在陣後唱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奔歸於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寳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執淮南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其東中郎將慕容䕫始置湖陜二戍獲關中擔橦技以充太樂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悦曰昔公孫荳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

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潸然流涕初謗云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城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是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温弟豁名其子曰石虔石民冀邀其功堅果為謝石等所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

及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之攻成斬之暐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廵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

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白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抗其衆以叛豫州牧平

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群臣請慕
容垂子農不得農乃亡奔列人招集群盜衆至數萬丕
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為農所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
劉牢之攻拔譙城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
新城三郡拔之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
潘猛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壬子慕容
垂攻鄴拔其外郛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

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攻
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
為堅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
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
堅遣將軍强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
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
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陜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
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

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宗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中山王慕容冲時為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

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州刺
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國從子高邑
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固安侯鑒守中山慕
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
辰垂遣撫軍將軍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叡兵且
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兵擊
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
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

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𠫊弗從戰于華澤𠫊兵敗績爲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辯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諡𠫊愍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

乘輿返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
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贑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
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
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
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
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
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
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

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輕喪若斯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

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荆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衝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六月堅帥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

將軍徐成左軍將軍實衝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戰敗之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護軍楊璧盡獲之萇衆渴甚遣弟鎮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决堰竇衝帥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何故降澤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謀臣高蓋宿

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遣楊壁等擊之軍敗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為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陜城之衆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沖以少子河間公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清

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宫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凰之至沖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時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來伐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為前鋒亮屯巴郡

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衆來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九月謝玄使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據鄄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堡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鄄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冲

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耳何為若來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寛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

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隂陵一作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𡚁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遥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北

引垂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充于中山以為已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為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膺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渡

河北立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黄金婉轉繩等以為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絶吉凶莫審寇逼冦仇三軍罄絶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

欵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慇懃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茍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𢗅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于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人咸神之姚萇

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為
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
萬餘人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静咨之慕容暐
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
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恩臣二子昨婚明
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王嘉曰
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
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不果往

暐初遣諸弟起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暐謀客結鮮卑之衆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别妹為左軍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

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忽起此意暐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丕復答書於玄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群臣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堅兵大敗遂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

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壬午冲遣尚書令高
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
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
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
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冲所掩乃擊金
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
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已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

兄秦州刺史王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
頭征東參軍咸陽徐義宦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
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
進平原公暉屢為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
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
集西州人屯韭園堅召之不至冲攻高陽公方于驪山方
逆戰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

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慙恚自殺謙奔于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謚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冲以慕容永為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于灞滻之間定佛

奴之孫堅之壻驍將也勇果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計遂穿馬埳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詳具慕容垂是時鄴中饑甚垂帥鄴中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幽兾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鈌丕當滅若不滅百姓絶鈌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

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長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長衆死若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長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爲然帥男女

萬五千口出城長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群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鬭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冲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胄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逌冲兵追之堅馳騧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跽而受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為統主相

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
來者卒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
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
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入
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
兵攻冲欲放火以為内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何
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
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䘏一作困

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没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欷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

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謡曰堅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脱如謡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留汝兼總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若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後事帥騎數百與

張夫人及中山公詵㓜女寳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非園前禁將軍李辯奔燕都水使者彭和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辯百僚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末亂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謡曰欲得必存當舉烟

關中又為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一作避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吴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揚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歸晉詔處之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州

刺史義熙初以謀叛為劉裕所誅八月萇使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

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
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
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
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
皆為之哀慟萇欲匿殺之名謚曰莊烈天王初堅強盛
之時國有童謡曰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
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謡云阿
堅連牵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一作江河邊又有

謡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升畢也言滅秦者鮮畢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謡言及丕稱號僞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旣被殺後寺主摩沙蘭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宫旣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不殺吾宫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為苻家廟遂無復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𡟰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九

前秦録八

苻丕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以為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丕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

逼自鄴奔枋頭建元二十一年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晉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玄兵敗績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王猛子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為垂將帶方太守平視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帥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王永留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

于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為姚萇所殺乃發喪于晉陽三軍縞素僭即皇帝位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為太安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隷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右長史王亮

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渤海王泉為濟北王是月安西將軍吕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凉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切諫弗聽乃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静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與光戰於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將軍

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都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丕拜纂太尉進封東海王阜城侯定高城男紹高邑侯謨重合侯亮聞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不附慕容垂十一月丕以兗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紹為鎮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謨為征北將軍幽州牧亮為鎮北將軍都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

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廣安西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背棄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

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鮮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為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為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舍破國之醜豎縱弒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九五實協天心靈祥麻瑞史不

轂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為前軍師司空張蚝為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罸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時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固安侯鑒並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太安二年春正月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二月益州牧王廣還自成都奔其兄秦州牧王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軍大破之三月統復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固守夏四月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于姚萇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革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

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丕五月丕大赦以衛平為
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為車騎大將軍凉州牧酒泉
公使者皆没于姚萇不能達六月征東將軍定鎮東將
軍紹征北將軍謨鎮北將軍亮等復降于垂丕以都督
中外諸軍事司徒尚書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
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徐義為司空司隷校
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冲為車
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衛將軍俱石子為衛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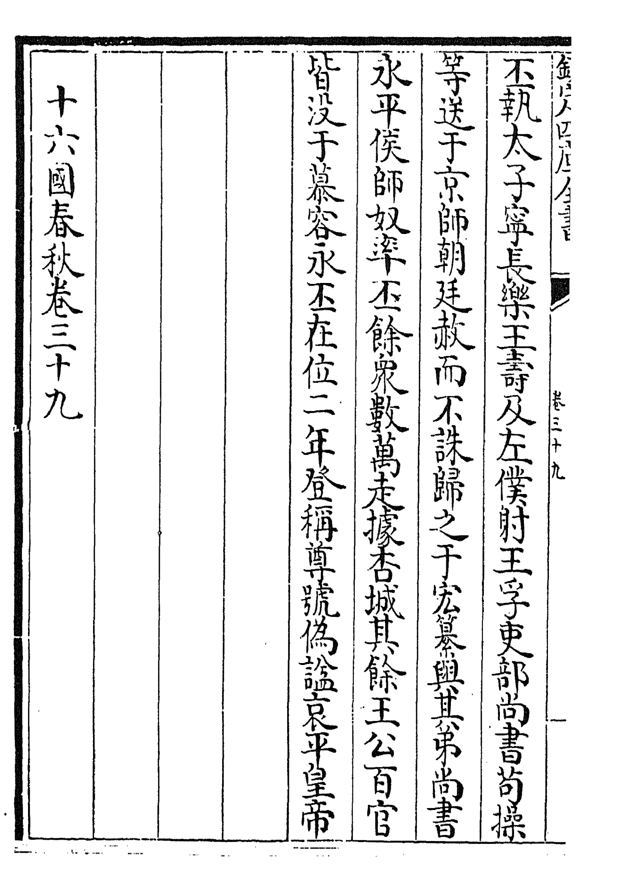
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傳檄州郡曰昔夏有
窮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
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
京師鞠為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
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
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
滅戶夷烟毀發邱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黄巾之害
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二虜未為甚也今素秋

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羌之子也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姚萇丕以景為京兆尹秋七月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毕沒奕干帥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

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將軍强京戰于孫邱谷大
敗之枹罕諸氐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憚
其宗强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
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君但請
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決之衆咸以為然會七夕大
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休
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
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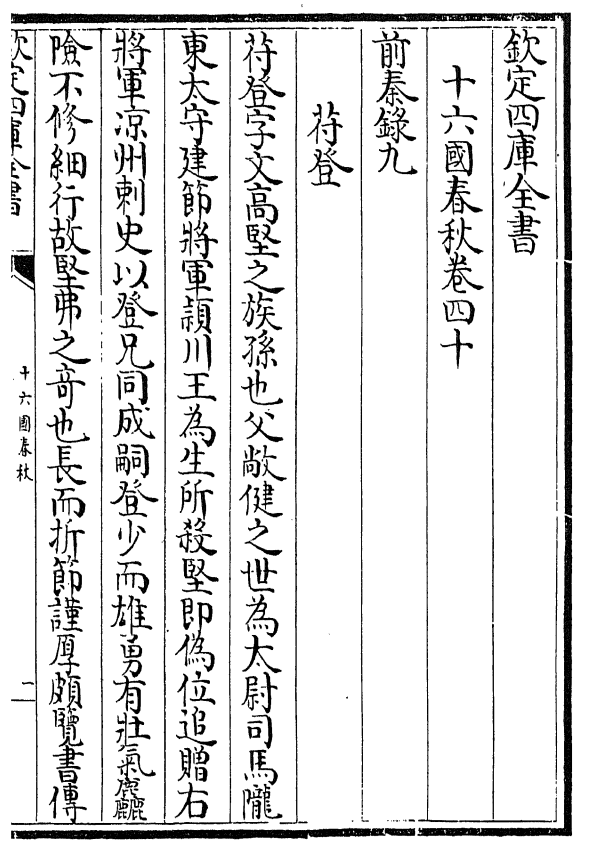
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丕八月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屯平陽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姚萇慕容永以丕至

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東歸丕弗許下書曰鮮
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社稷豕凶繼逆
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
海王纂帥禁衛虎旅夾而攻之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為
前鋒都督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永及石子大敗皆
死之初纂來自長安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忌之衆
皆離散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
襲洛陽晉桓石民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敗之殺



丕執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没于慕容永丕在位二年登稱尊號偽謚哀平皇帝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

前秦錄九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謝川王為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麄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竒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

建元初封南康王拜殿中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于枹罕遂歸河州牧毛興以為長史時興鎮上邽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為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志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

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内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太安二年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登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戸遂進攻碩德于秦州姚萇自率衆來救登與戰于胡奴坂一作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毛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既而氐羌襲殺臨

清伯衛平推登代之遂專統征伐時歳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長安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杲自杏城奔南安登乃具丕凶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今三虜

跨僭冠旅殷强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乃為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太安二年為太初元年置百官十二月立世祖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為必啟主而後行

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寳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恥惟帝之靈降鑒厥誠因欷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知一作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

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既而受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帥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太初二年春正月立妃毛氏為皇后渤海王懿為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

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于纂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黒金洛生等逆戰大破之斬首五千八百級三月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

益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范川王夏四月楊定與魯王纂共攻姚碩德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姚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守敷陸五月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秋七月登進次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穀奔杏城八月登征虜將軍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首尾將圖長安朔方公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

犢遂與師奴絶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衆多潰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冬十二月姚萇遣將軍姚方成攻陷雍州刺史徐嵩堡執嵩而數之嵩罵不絶口方成怒斬之悉坑戎士以妻子賞軍太初三年春二月登帥衆下隴入朝那夏五月太弟懿卒謚曰獻哀姚萇據武都與登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圍歸關西豪傑以萇久無成功多來附登登軍中大饑取甚以供軍士秋八月登立子崇

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冬十月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大軍于胡空堡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還十二月登以潁川王同成為太尉

太初四年春正月登以河南王乞伏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二月登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保皆克之

夏四月登與萇連戰萇屢敗乃遣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邀擊之大敗崇于安邱俘斬二萬五千秋七月登進攻萇右將軍吳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書苻碩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凉八月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率衆三萬夜襲登輜重于大界營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九月楊定攻隴漢克之斬萇從弟常執邢奴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登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遣使齎書加實衝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壁為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遣衝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趨長安登帥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户因使定率隴上之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兾州刺史楊楷各帥所統大會長安政楷

偕河東人初丕敗政偕收集流民數萬戸政據河西偕據湖陜之間遣使請命于登因而授之十二月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鶩泉堡姚萇救之引還萇密遣東門將軍任甕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奸變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

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

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登以安成

王廣為司徒

太初五年春三月萇攻陷新羅堡扶風太守齊益男棄

郡奔還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帥衆降萇登攻萇天水

太守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克而還夏四月鎮東將

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氐胡數萬攻萇安北將軍姚

當成于杏城為萇所殺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

鄉以應登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
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鄉校牧
守之㫬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荐棘痛結幽泉
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
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
肆虐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
厚顔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
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懐義方

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衆咸然之獨鄭縣人
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長登以質為平東將軍馮翊太
守質遣步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應援
十二月質與苟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衆皆潰散乃奔
洛陽
太初六年春三月登自雍攻長安東將軍金温一作榮于
范氏堡克之進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
克進據曲牢夏四月苟曜有衆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召

登約為内應登自曲牢向繁川次于馬頭原五月萇帥騎來拒大戰敗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登敗退屯于郿秋七月進攻新平萇率衆來救登遂引還冬十二月復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為萇所敗登退據路承堡

太初七年春正月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為皇后三月姚萇寢疾見堅為祟秋七月登聞之大喜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

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率衆拒登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旁出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吾

不知來今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亦還安定冬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萇據弘農來附登以竇衝為右丞相衝從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敗之衝走

太初八年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夏六月衝叛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七月登攻衝于野人堡衝求救于姚萇萇遣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救之登解衝圍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會萇疾

甚還長安尋卒太初九年春正月登聞姚萇死喜曰姚
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
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乞伏
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河五州牧加九錫
二月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夏四月登自甘泉向
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趨廢橋興始平太
守姚詳據馬嵬橋來拒復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
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什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

敗其夜奔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
棄城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秋
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汝陰王宗為質于河南王
乞伏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
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登引衆出迎
乾歸兵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為興所敗死
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
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冬十月崇為梁王

乾歸所逐奔於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

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等帥

騎二萬拒之定與崇皆被殺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

亥晉永和七年至登五世是歲歲在甲午凡四十四年

以晉太元十九年滅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